

筆路藍縷回頭看（上）

· 毓斌 ·

陳桑齡一級上將曾在個人回憶錄，寫下我國過去從筆路藍縷走向小康社會的歷程【本軍資料照片】。



臺中水湳基地

前空軍總司令——參謀總長陳桑齡上將的回憶錄，冠名為《回首來時路》，以踏實筆調，細述親歷抗日、內戰及抵臺後胼手胝足，由筆路藍縷走向國強民富小康社會的經歷，其間堅苦卓絕、含辛茹苦的歲月，居陳將軍生涯的大半，目的要為以往鑑今，警勵後俊，飽腹當念莊稼漢，盤中粒粒皆辛苦，感念先賢，繼續努力，陳將軍語簡意賅，豈可忽忘。

筆者無名小卒，套一句平劇空城計裡的戲詞：「……我小子，怎比得

前輩的先生……」。但若說到任官初期，在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上所經歷的諛陋和困苦，較先輩陳將軍，亦無有不及，至少在現下飛行軍官意識裡，是屬義上人語，去古太遠了，幾乎不可能，願以筆者的狗尾，續接在陳將軍的貂後，供有心後俊顧察。

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一日，筆者偕三十四期十八位轟炸組畢業同學，全部分發到臺中水湳第六聯隊第二十大隊見習，接受O₁型機訓練。准尉三級八成薪，加上乙種飛行加給（見習官尚未正式任官，不能領甲種飛行加給），月入只有五百元左右，核算美元僅只十二、十三元，不可思議吧！事實如此。

見習結業後，第二大隊留下成績最優三人，其餘分別分發第八轟炸大隊、第十空運大隊和救護中隊，兄弟登山，各自努力，在專業智識上，勤奮工作，力爭上游。筆者僥倖留在第二十大隊第六中隊擔任少尉飛行官，開始支領甲種飛行加給，加上本俸，月入不足千元，一般資深已婚同仁，一家四口，生活支出，捉襟見肘，是普遍現象。

早期國人以務農為主，生活勤儉克難，人們臉上可見歡笑，懂得知恩惜福【照片取自高雄杉林區公所網站】。



第二十大隊辦公室及同仁寢室、餐廳及生活區，在聯隊部西側和起降跑道之間，全為制式美援鋁皮房，冬天寒風透頂灌室，夏天烈日灼晒鋁皮屋頂，夜不成眠，花一百八十元分期付款，在福利社買一臺十英吋大同電扇。沒裝紗門紗窗，夜間必得掛蚊帳，惱人的是臭蟲結隊，隱藏在蚊帳角縫，伺機直奔人體為食。據告，筆者到隊前即申請專款，拖到約一年後，才裝置紗門紗窗，全營區滅殺臭蟲，澈底解決，結束與瘧蚊、臭蟲和平共存的苦難。掛蚊帳、驅臭蟲，在今天的寶島，無論軍民想必也只是糺糊印



作者於民國四十三年分發至臺中水湳基地第六聯隊，當時除了執行一般運補任務外，還須執行敵後空投及大陸沿海電子偵蒐任務【本社資料照片】。

象，卻是當時真實的生活境況。

空運部隊空勤同仁除了飛行兵科外，還有領航官、通信官、空勤機工長和機械士，一日三餐通常在「空勤餐廳」用膳。早餐每人一個荷包蛋或滷蛋，配以包子或餃子算是特色，中餐、晚餐葷腥點到為止。另有「地勤餐廳」供一般同仁使用，餐食內容更是素淨，雖說「青菜豆腐好營養，多吃魚肉壞肚腸」，但長時間缺乏動物性脂肪和取自海味的蛋白質，確實會淡出鳥來（註一），可是當時國家財政極度拮据，離經濟起飛尚遠，無力惠及全體官兵，是無奈，也是筆者迄今揮之不去的隱痛和歉疚，空勤同仁固然重要，但空軍的運作若無技勤同仁的辛勞努力，空軍必然沒法成為「一空」。據知，目前各基地或機關仍設有空、地勤餐廳，但那只是使用族群有別而已，菜色內容已無太大差異，超過中產家庭的水平。

至於薪給方面，一般尉級軍官月得僅五、六百元，主食按口配給，不至於簞瓢屢空，副食雜用則每瀕無以為繼的窘境，筆者曾因公夜訪隊上一位電子維修同仁，克難眷房可算是環堵蕭然，不蔽風日，屋內一分為二，所謂寢室，置木板拼架一組雙人床，一組自製上下鋪木架床，供子女使用

，筆者進屋時妻小都已就寢，同仁本身以飯桌為工作臺，埋首在一堆工具、電焊、電線和零件之間，他尷尬對筆者說：「沒辦法，主食有配給，不會餓肚皮，但小孩不能光腳去上學，只好晚上接一點兒家電修理工作，彌補家用」，令人聞之心酸。

這是當時年代一般同仁窮變撐家的典型事例（註二）。也有同仁利用簡陋眷舍前後隙地，搭雞籠飼養蛋雞，就地擺在門口賣雞蛋，漸漸演變成擺地攤售賣蔬菜、水果、家用雜品：等，不一而足（註三）。目前軍中薪俸，較民間同階所得，都有超過而無不及，尤其退休制度改進與終身俸建立，使在職同仁無後顧之憂，可以竭盡心力投入工作崗位，生活條件的改善，較之當年，可說是天壤之別。

空運部隊協訓傘兵是主要任務，也執行本島和金門運輸班機，筆者到隊前，單位同仁曾多次深入大陸執行空投任務，到隊後則連續兩架次均遭共軍擊落，機毀組員犧牲，有去無回的任務告停。民國四十四至四十五年之間，大隊連續執行「特種任務」約二年，配合電子偵察單位，由汕頭沿海北飛，蒐集共軍沿海空軍起降資訊，經杭州灣後返航，亦屬作戰任務。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與次

年八月七日，先後發生了舉世震驚的金門八二三砲戰和八七水災，無論對部隊和個人都是一次淬鍊，大家見識到戰時和災難發生時，國家與國民動員的潛力。第二十大隊先後執行了近二百架次空投，其中一架被共軍炮火擊傷，迫降廈門外海，組員被共軍快艇搶俘，飛機沉入海底。另一架飛機載運砲彈，由於嚴重超重，起飛後不能安全爬高，擦撞在大肚山五百多呎的山坡，竟未發生爆炸或著火，機員僅受中度或輕傷，真是僥天之幸，飛機重損，無法拆運回基地，屬全毀。

八七水災發生後，當時彰化縣和臺中縣受災最重，造成近七百人喪生，四百餘人失蹤（比死亡更慘，前者至少有遺體，後者家屬欲祭無影），受災人口超過三十萬，水湳基地頓時成了救災轉運中心，大批食品、飲料運到水湳後，由直升機轉運到重災區，救災工作在民國四十八年九月下旬告一段落，接著的重建任務，需要妥善規劃和巨額資金，由政府逐步扶助復原。

同年秋，清泉崗新建機場完工，屏東第三聯隊和第三戰轟大隊預定十一月進駐，水湳基地第六聯隊及所屬二十大隊移駐屏東，部隊和個人有二十、三十天的時間，做一些移防準備工

作。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下旬，第二十大隊完成進駐屏東北場，使用第三大隊遺留營房，和水湳同樣是美援制式鋁皮營舍，聯隊部使用位於南場第三聯隊的永久性建築，原先駐南場第十空運大隊歸隸第六聯隊。

筆者在水湳基地前後五年，若作階段性回顧，重點約為：

一、飛行專業方面，扎下厚實根基，被肯定是一位稱職的飛行官。筆者因執行特種任務，有具體戰功，中尉停年不足一年，就由總部主動發布人令，特升上尉，同時獲頒戰績四百多分，榮譽袖章四寬加一細條，自鵬舉依次戰績獎章全部七枚，功績勳章三等復興一枚。

二、在體能和知能上，都有收獲。筆者向來屬瘦弱型體格，利用虎風運動時間，勤做墊上重量訓練，二年有成，後來對網球產生興趣，在經費和場地限制下，在營區找到一面練習牆，揮拍動練，其後在屏東和松山基地說動了部隊長，搬砂挖土各修了一座制式網球場，並持之以恆，將它作為終身愛好，直至八十多歲才封拍。筆者之喜近網球，主要為健身，並且欣賞網球運動優雅的姿勢，

志不在贏球，對於刁鑽吊角或網前小球（Drop Ball）皆不甚在意，契合奧運「旨在參加，次在得勝」（註四）的宗旨，多次參加部隊和與外界比賽，卻從未獲得任何獎盃。知能方面，筆者曾經維持很長一段日子，每週兩次到市區修習英語，有一陣還參加英文打字班，勤敲鍵盤，結業後參加正式檢定考試，獲有證書。

三、那個年代的典型娛樂，是和同學兼好友鄧崇雄，偶而進城看一場電影，無論西部片或文藝片，水準皆高，演技精湛，雋永爽神。公園邊有很多山東老鄉開的麵食小吃，適合消費力，偶爾豪華一下到臺中戲院對面的「沁園春」，道地我鄉口味，用餐貴很多，不能常得。筆者曾和同學騎腳踏車作寶島西線遊，沿路探幽賞景，經過各基地，順道拜訪同學，暢談往事，回味無窮。

四、臺中公園北側有空軍俱樂部，是當時唯一可以婆娑起舞的場所，對外開放，軍中與民間嗜好此樂者，趨之若鶩，筆者未曾涉足，不知其大門朝向。基地內有「彥博俱樂部」，由基地美軍顧問小組提供「可口可樂」，享用之餘

，偶爾外帶一、二瓶與親友共享，視為珍稀，當時市面僅聞其名，不可得其實，堪稱奇譚。

五、最美的回憶：信不信由你，是「的篤」木屐聲，除了進餐廳，在官兵生活區裡，從炊事同仁至大隊領導幹部，眾人全部都穿木屐，一片「的篤」聲，去古甚遠，回想舊事，心裡甜甜的。親愛的年輕朋友，肯定您們沒福領受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註一：對一段時間沒有吃到肉的趣味表達，出自《水滸傳》梁山好漢魯智深所言：「如今教酒家做了和尚，餓得乾癟了，口中淡出鳥來。」，文學大師梁實秋也曾於作品引用相類話語。

註二：指事物發展到極盡時，就必須求變化，變化後便能通達適合，語出《易經·繫辭下》「易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」。

註三：不是一事、一物或一次就可以滿足的，語出《公羊傳·文公九年》：「許夷狄者，不一而足也。」。

註四：取自奧運創辦人庫柏坦名言：「生命最重要的事並非勝利，而是曾經奮鬥過程；重點不在爭勝，而是必須全力以赴」。

「如果能夠」祈願文

· 空幼十三期校友 孝胥 撰文 ·

母親節，每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天，西元一九一九年由美國嘉維絲女士發起，意在安慰歐戰中陣亡將士的母親和妻子，後來推廣到世界各國，我國亦定是日為母親節。

每一天和每個當下。
慈孝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祝願全天下慈愛敦厚身為母親的人，心想事成，佳節愉快。

有一位慈祥的母親，用對子女深篤的愛，寫下未來告別的祈願文，希冀子女追念恩情，報答親恩。

如果能夠，母親希望孩子平時就可以送束鮮花。而不是靈堂布置的花海。

如果能夠，母親祈望子女平常就可以陪著她喝杯茶吃頓飯。而不是祭品拜飯和擲杯筊問安。

如果能夠，母親寄望子女平常就可以陪著她聊聊天說說話。而不是做頭七的唸經拜懺。

如果能夠，母親盼望子女可以常常陪著散散步走走路，而不是送別最後一哩路。

如果能夠，母親冀望子女可以常抱抱她，感受媽媽給的溫暖，而不是捧著骨灰罈入厝。

如果能夠：母親想望子女常在左右，讓彼此心靈相通，相互擁有，只要快快活著，祈願珍惜相處的

